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七十一回 楊芳懷忠彼此見禮 繼祖盡孝母子相逢

且說金公審明進寶，將他立時收監，與彩鳳抵命，把秦昌當堂釋放，惟有殺奸之人，再行訪查緝獲另結，暫且懸案。論碧蟾早就該死，進祿因有淫邪之行，致有殺身之禍。他二人既死，也就不必深究了。且說秦昌回家，感謝杜雍不盡，二人遂成莫逆。又想起靜修之言，杜雍也要探望，因此二人同來到盤古寺。靜修與北俠見了，彼此驚駭。還是秦昌直爽，毫無隱諱，將此事述明。靜修北俠方才釋疑，始悟進寶之言盡是虛假。四人這一番親愛快樂，自不必言。

盤桓了幾日，秦昌與杜雍仍然回莊，北俠也就別了靜修，上杭州去了。沿路上聞人傳說道：「好了！杭州太守可換了。我們的冤枉可該訴了。」仔細打聽，北俠卻曉得此人。

你道此人是誰？聽我慢慢敘來。只因春闈考試，欽命包大人主考，到了三場已畢，見中卷內並無包公姪兒。天子便問：「包卿，世榮為何不中？」包公奏道：「臣因欽命點為主考，臣姪理應迴避，因此並未入場。」天子道：「朕原為揀選人材，明經取士，為國求賢。若要如此，豈不叫包世榮抱屈麼？」即行傳旨，著世榮一體殿試。此旨一下，包世榮好生快樂。到了殿試之期，欽點包世榮的傳臚，用為翰林院庶吉士，包公叔姪碰頭謝恩。赴瓊林宴之後，包公遞了一本給包世榮告假，還鄉畢姻，三個月後仍然回京供職。聖上准奏，賞賚了多少東西。包世榮別了叔父，帶了鄧九如，榮耀還鄉。至於與玉芝畢姻一節，也不必細述。

只因杭州太守出缺，聖上欽派了中榜眼用為編修的倪繼祖。倪繼祖奉了聖旨，不敢遲延。先拜老師，包公勉勵了多少言語，倪繼祖一一謹記。然後告假還鄉祭祖。奉旨：「著祭祖畢，即赴新任。」你道倪繼祖可是倪太公之子麼？就是僕人可是倪忠麼？其中尚有許多的原委，真彷彿白羅衫的故事，此處不能不敘出。

且說揚州甘泉縣有一飽學儒流，名喚倪仁，自幼定了同鄉李太公之女為妻。什麼禮聘呢？有祖傳遺留的一枝並梗玉蓮花，晶瑩光潤無比，折開卻是兩枝，合起來便成一朵。倪仁視為珍寶，與妻子各佩一枝。只因要上泰州探親，便僱了船隻。這船戶一名陶宗，一名賀豹，外有一個僱工幫閒的名叫楊芳。不料這陶宗賀豹乃是水面上作生涯的，但凡客人行李輜重露在他眼裡，再沒有放過去的。如今見倪仁僱了他的船，雖無沉重行李，卻見李氏生的美貌，淫心陡起。賀豹暗暗的與陶宗商量，意欲劫掠了這宗買賣。他別的一概不要，全給陶宗，他單要李氏作個妻房。二人計議停當，又悄悄的知會了楊芳。楊芳原是僱工人，不敢多

一日，來在揚子江，到幽僻之處，將倪仁拋向水中淹死。賀豹便通勒李氏。李氏哭訴道：「因懷孕臨邇，待分娩後再行成親。」多虧楊芳在旁解勸道：「他丈夫已死，難道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？」賀豹只得罷了。楊芳暗暗想道：「他等作惡，將來事犯，難免扳拉於我。再者看這婦人哭的可憐，我何不如此如此呢。」想罷，他便沽酒買肉，慶賀他二人一個得妻，一個發財。二人見他慇懃，一齊說道：「何苦要叫你費心呢。你以後真要好時，我等按三七與你股分。你道好麼？」楊芳暗暗道：「似你等這樣行為，慢說三七股分，就是全給老楊，我也是不稀罕的。」他卻故意道：「如若二位肯提攜於我，敢則是好。」便慇懃勸酒。不多時，把二人灌的酩酊大醉，橫臥在船頭之上。楊芳便悄悄的告訴了李氏，叫他上岸，一直往東，過了樹林，有個白衣庵，他姑母在這廟出家，那裡可以安身。

此時天已五鼓，李氏上岸不顧高低，拼命往前奔馳。忽然一陣肚痛，暗說：「不好！我是臨月身體，若要分娩，可怎麼好？」正思索時，一陣疼如一陣，只得勉強奔到樹林，存身樹下。不多時，就分娩了。喜得是個男兒。連忙脫下內衫，將孩兒包好，胸前就別了那半枝蓮花，不敢留戀，難免悲感，急將小兒放在樹木之下。自己恐賊人追來，忙忙往東奔逃，上廟中去了。

且說楊芳放了李氏，心下暢快，一歪身也就睡了。剛然睡下，覺得耳畔有人喚道：「你還不走，等待何時？」楊芳從夢中醒來，看了看四下無人，但見殘月西斜，疏星幾點，自己想道：「方才明明有人呼喚，為何竟自無人呢？」再看陶賀二人酣睡如雷，又轉念道：「不好！他二人若是醒來，不見了婦人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不是埋怨於我，就是四下搜尋。那時將婦人訪查出來，反為不美。——有了，莫若我與他個溜之乎也。及至他二人醒來，必說我拐了婦人遠走高飛，也免得他等搜查。」主意已定，東西一概不動，隻身上岸，一直竟往白衣庵而來。

到了庵前，天已做明，向前扣門，出來了個老尼，隔門問道：「是那個？」楊芳道：「姑母請開門，是姪兒楊芳。」老尼開了山門。楊芳來到客堂，尚未就座，便悄悄問道：「姑母，可有一個婦人投在庵中麼？」老尼道：「你如何知道？」楊芳便將灌醉二賊、私放李氏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老尼合掌念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惜乎你為人不能為徹。何錯你也沒什麼舛錯，只是他一點血脈失於路上，恐將來斷絕了他祖上的香煙。」楊芳追問情由。老尼便道：「那婦人已投在廟中，言於樹林內分娩一子。若被人撿去，尚有生路；倘若遭害，便絕了香煙，深為痛惜。是我勸慰再三，應許與他找尋，他方止了悲啼，在後面小院內將息。」楊芳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就找尋去。」老尼道：「你要找尋，有個表記。他胸前有枝白玉蓮花，那就是此子。」楊芳謹記在心，離了白衣庵，到了樹林，看了一番，並無蹤跡，暗暗訪查了三日，方才得了實信。

離白衣庵有數里之遙，有一倪家莊。莊中有個倪太公。因五更趕集，騎著個小驢兒來到樹林，那驢便不走了。倪太公詫異，忽聽小兒啼哭，連忙下驢一看，見是個小兒放在樹木之下，身上別有一枝白玉蓮花。這老半生無兒，見了此子，好生歡喜，連忙打開衣襟將小兒揣好，也顧不得趕集，連忙乘驢轉回家中。安人梁氏見了此子，問了情由。夫妻二人歡喜非常，就起名叫倪繼祖。他那裡知道小兒的本姓卻也姓倪呢。這也是天緣湊巧，姓倪的根芽就被姓倪的撿去。

俗言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」哪日倪太公得了此子，早已就有人知道，道喜的不離門。又有薦乳母的。今日你來，明日我往，俱要給太公作賀。大公難以推辭，只得備了酒席請鄉黨父老。這些鄉黨父老也備了些須薄禮，前來作賀。

正在應酬之際，只見又是兩個鄉親領來一人，約有三旬年紀。倪太公卻不認得，問道：「此位是誰？」二鄉老道：「此人是我們素來熟識的。因他無處安身，聞得太公得了小相公，他情願與太公作僕人。就是小相公大了，他也好照顧。他為人最是樸實忠厚的。老鄉親看我二人分上，將他留下吧。」倪太公道：「他一人所費無幾，何況又有二位老鄉親美意，留下就是了。」二鄉老道：「還是老鄉親爽快。過來見了太公。太公就給他起個名兒。」倪太公道：「僕從總要忠誠，就叫他倪忠吧。」原來此人就是楊芳。因同他姑母商量，要照應此子，故要投到倪宅。因認識此莊上的二人，就托他們趁著賀喜，順便舉薦。

楊芳聽見倪太公不但留下，而且起名倪忠，便上前叩頭，道：「小人倪忠與太公爺叩頭道喜。」倪太公甚是歡喜。倪忠便慇懃張羅諸事，不用吩咐。這日倪太公就省了好些心。從此倪忠就在倪太公莊上，更加小心留神。倪太公見他忠正樸實，諸事俱各托付於他，無有不盡心竭力的。倪太公倒得了個好幫手。

一日，倪忠對太公道：「小人見小官人年紀七歲，資性聰明，何不叫他讀書呢？」太公道：「我正是此意。前次見東村有個老學究，學問頗好。你就揀個日期，我好帶去入學。」於是定了日期，倪繼祖入學讀書。每日俱是倪忠護持接送。倪忠卻時常到庵中看望，就只瞞過倪繼祖。

剛念了有二三年光景，老學究便轉薦了一個儒流秀士，卻是濟南人，姓程名建才。老學究對太公道：「令郎乃國家大器，非是老漢可以造就的。若是從我敵友訓導訓導，將來必有可成。」倪太公尚有些猶疑，倒是倪忠攬掇，道：「小官人頗能讀書。既承老先生一番美意，薦了這位先生，何不叫小官人跟著學學呢？」太公聽了，只得應允，便將程先生請來訓誨繼祖。繼祖聰明絕頂，過目不忘，把個先生樂的了不得。

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倪繼祖已然六歲。程先生對太公說，叫倪繼祖科考。太公總是鄉下人形景，不敢妄想成人。倒是先生著急，不知會太公，就叫倪繼祖遞名去赴考，高高的中了生員。太公甚喜，酬謝了先生。自然又是賀喜，應接不暇。

一日，先生出門。倪繼祖也要出門閒遊閒遊，稟明瞭太公，就叫倪忠跟隨。信步行來，路過白衣庵，倪忠道：「小官人，此庵有小人的姑母在此出家，請進去歇歇吃茶。小人順便探望探望。」倪繼祖道：「從不出門，今日走了許多的路，也覺乏了，正要歇息歇息。」倪忠向前叩門。老尼出來迎接，道：「不知小官人到來，未能迎接，多多有罪。」連忙讓到客堂待茶。

原來倪忠當初訪著時，已然與他姑母送信。老尼便告訴了李氏，李氏暗暗念佛。自彌月後便拜了老尼為師，每日在大土前虔心懺悔，無事再也不出佛院之門。這一日正從大土前禮拜回來，忘記了關小院之門。恰好倪繼祖歇息了片時，便到各處閒遊，只見這院內甚是清雅，信步來到院中。李氏聽到院內有腳步聲響，連忙出來一看。不看時則已，看了時不由的一陣痛徹心髓，頓時落下淚來。他因見了倪繼祖的面貌舉止，儼然與倪仁一般。誰知倪繼祖見了李氏落淚，可煞作怪，他只覺的眼眶兒發酸，撲籟籟也就淚流滿面，不能自解。正在拭淚，只見倪忠與他姑母到了。倪忠道：「官人你為何啼哭？」倪繼祖道：「我何嘗哭來。」嘴內雖如此說，聲音尚帶悲哽。倪忠又見李氏在那裡呆呆落淚，看了這番光景，他也不言不語，拂袖拭起淚來。

只聽老尼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此乃天性，豈是偶然。」倪繼祖聽了此言，詫異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只見倪忠跪倒道：「望乞小主人赦宥老奴隱瞞之罪，小人方敢訴說。」好倪繼祖，見他如此，驚的目瞪口呆。又聽李氏悲切切道：「恩公快些請起，休要折受了他。不然，我也就跪了。」倪繼祖好生納悶，連忙將倪忠拉起，問道：「此事端的如何？快些講來。」倪忠便把怎麼長、怎麼短，述說了一遍。他這裡說，那裡李氏已然哭了個聲哽氣噎。倪繼祖聽了半晌，還過一口氣來，道：「我倪繼祖生了□六歲，不知生身父母受如此苦處！」連忙向前抱住李氏，放聲大哭。老尼與倪忠勸慰多時，母子二人方才止住悲聲。李氏道：「自蒙恩公搭救之後，在此庵中一□五載。不想孩兒今日長成。只是今日相見，為娘的如同睡裡夢裡，自己反倒不能深信。問吾兒，你可知當初表記是何物？」倪繼祖聽了此言，惟恐母親生疑，連忙向那貼身裡衣之中，掏出白玉蓮花，雙手奉上。李氏一見蓮花，「哎喲」了一聲，身體往後一仰。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